

中国网络文学20年

2018年是中国网络文学20年,各类评比、总结纷纷出炉。不同榜单虽各有侧重,但那几个熟悉的类型小说作者和那几部卖钱多的类型小说作品总是理所当然地高居其上。这既反映出当前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的现实,也表现出在网络文学走出生存困境之后,商业网站牢牢把持其资源的意图。

网络文学原本包容驳杂,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而如今的文学网站却几乎都以“玄幻”“穿越”“都市”“言情”等有限几类通俗小说的分类为统一面貌。通俗小说又被称为媒体小说,历史早已有之,但互联网媒体对通俗小说的贡献在于以标签链接等检索技术,使特定类型迅速锁定读者,短期内获得广泛传播。这样一来,类型不仅是网站的栏目划分依据,更是写作模式和阅读趣味的分野,读者的喜爱通过评论打赏即时体现,表现得尤其直接。

以类型小说为主体的

网络文学效应之大,甚至能影响大众文化的舆论生态。“杜拉拉”“裸婚”“三生三世”等,自网络走向影视、书报,带动社会舆论对当下职场、婚恋、知识产权



保护等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还率先在网上实现内容付费,探路粉丝经济,使其自身从媒体上的小众现象转变为年产值数十亿的庞大产业,其文化价值和创新能力显而易见。但如今,它的问题也日益暴露:题材鲜活和想象丰富曾为网络文

学赢得资本投入和管理扶植,但壮大后的网络文学却以单一点击量遮蔽内容多样性,并抑制了题材丰富性和内容创新力。

经过利益取舍,网络

文学网站基本终结了网民自发创作。向新人敞开大门曾是文学网站有别于传统期刊的最大优势。早期文学网站是“非专有性社会生产”:网民自发写作、自发贡献内容并带来流量,构造有利于网站发展的共享经济。2003年到2009年,大量新人投身网

络文学界,引起类型网络文学爆发。我们现在看到的玄幻类《诛仙》、盗墓类《鬼吹灯》、穿越类《步步惊心》、历史类《明朝那些事儿》等代表作都诞生在此间。对网站来说,自发创作成本低,但由于它强调共享、不重原创的“非专有性”,容易引发模仿跟风,后续商业开发难以确认权益归属。2010年“盛大诉百度案”后,网站、作家维权常态化,“全版权运营”和“IP”的兴起,促使网络文学转向专业化生产。作者不再免费创作,类型也不再随机出现,而由网站根据盈利能力精准定制:拥有大批付费读者且容易改编为游戏的玄幻类得到大力推广;擅长以所谓“爽”提高粉丝黏性的作者获得更多展示渠道和转化机会;小众类型写手则因得不到相应回报而被迫转型。网络文学批量制造模式使其供给得到保障,质量也相对稳定,但前期培训、宣传、运营等投入增加,网站和作者都追求更

高回报,由此引发2015年后网文界“大神”涨价、IP抢夺、官司不断的局面。网络小说优势类型资源垄断,冷门类型渠道匮乏,专业网站新人难以获取关注等原因,都使得网络文学不再是丰富开放的园地。

此外,网络文学既然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必然得具备公众长期阅读选择中形成的某些稳定的、难以突破的“类特质”,结果因为一味迎合类型读者趣味,导致作品雷同、套路化现象日渐突出。一些网文“大神”在有限的类型模式中深耕细作,力图让粉丝满意,但大众审美惯性和文体本身的模式化使类型文创新能力有限,以至于网友们都能轻易看出其中套路。有人曾指出,“天蚕土豆”几部热门作品的主角,其性格、特长、经历都高度重合。这不能怪作者偷懒,只能说是在类型限制之下渐趋技穷。近期流行的人气作品《盛世天骄》《华簪录》等也反映出相似问题。作为通俗读

物,它们表现合格,但写到极致也不过是依套路对煽情元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整体难有突破。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作者套路化写法就忽略整个网络文学的进步。仍有勤奋写作者不断追求花样翻新,一些新流派也常在惯性阅读中让人眼前一亮。这些作品说明类型小说仍有一定容量,它将不断从各个方面汲取营养壮大自身。特别是随着产业链开发和网络文学出海,网络文学的优势还将继续保持较长一段时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代文学都有其生命的发展轨迹。作为近年来广为流行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曾因对潮流话题的即时反映、与青年生活的深度融合、对原有文学出版机制的创新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正能量。在日渐彻底的商业转型和模式化写作训练之下,它的负面能量也日益显现。如不警醒,网络文学整体丧失动能将不可避免。(据《人民日报》)

古人如何给书斋取名?

古代文人墨客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斋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室名。室名有着悠久历史,历代文人室名背后体现出的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据《晋书》(卷85《刘毅传》)记载:“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这或许是古代可考的最早室名。到了唐宋时期,室名渐多。到明清时期,室名大盛,一般粗通文墨的人都会给自己书斋取名,甚至一些商人(包括书商)也常常给自己的店堂取个雅号。

在历史上,室名花样繁多,有的人只有一个室名,但是有很多人,拥有多个室名。通过这些室名,可以归纳出古代文人的命名方式,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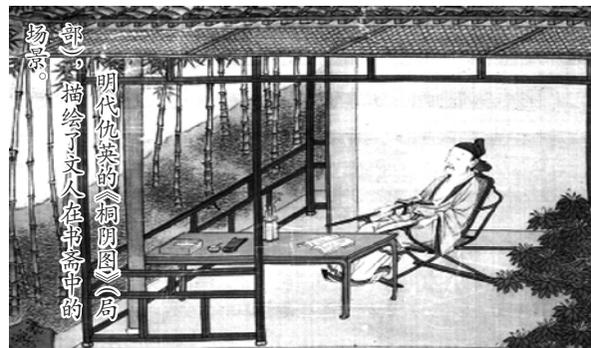
第一大类是以所居之室的本身情况命名。这种命名方式可根据居室环境、形状、建筑时间等多种情况来命名。以自己居室的环境来取名比较常见,明代著名出版家、藏书家

安国自己的居室后面种有二里地的丛桂,他便取名为“桂坡馆”;明末书画篆刻家胡正言因自己斋前植竹十余竿,取名“十竹斋”;其他比如一石庵、一草亭、一角山楼、一亩园、芥子园、九梅堂、二十七松堂等都反映了居室的环境特点。以居室形状命名者如唐代宰相李林甫,他有一室似偃月之形,便取名曰“偃月堂”,据说李林甫常在这里密谋策划陷害忠良之计,后人因此以比喻嫉害忠良之地。同时期的另一位宰相杨国忠,穷奢极欲,他有一室以沉香制阁,以檀香造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而为泥,涂饰阁壁,因名之曰“四香阁”。还有以建筑时间命名,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在浙江乌程西南杼山造亭,其建筑时间是癸丑年(大历八年)癸卯月(十月)癸亥日(二十一日),因命之曰“三癸亭”。宋代文学家王安石旧居金陵报宁寺时,从金陵城到钟山,到报宁寺这里正好走了一半,王安石因此命名为“半山亭”。

第二大类就是以所寓之志命名,这也反映了书斋主人的志向。宋代“遗民”郑思肖隐居平江,把“大宋”二字析为“本穴”二字(即把“宋”中之“十”置于“大”下),名其室曰“本穴世界”,寄托怀念故国之情。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卫泾因取此句之意,名其室曰“后乐堂”,寄托忧国忧民之心。元代遗民丁鹤年入明不仕,名其室曰“贞素斋”,寄托洁身自好之志。明代大臣戴金以力行、责己、克终为三件难事,因名其室曰“三难轩”,寄托征服“三难”之心。明代学者吴钟峦对子孙提出十大愿望,后取室名为“十愿斋”,寄托遗愿。清代诗人张时泰著有自传《实懒先生传》,未有诗云:“懒送穷愁懒顾身,懒趋权贵懒干人。懒寻枯句每经日,懒作报书恒几句。幽赏懒殊辜景物,远游懒已绝风尘。懒眠懒起情如醉,十懒先生懒是真。”后名其斋曰“实懒斋”,寄托玩世不恭、

旷达闲适之志。

第三大类是以所藏之书命名。其中又可分为藏书目的、藏书方法、藏书内容等。这一类中,以藏书内容命名者最多。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多藏野史,因此取名“野史亭”。清代黄丕



烈藏宋本百余种,名其室曰“百宋一廛”,后又藏北宋本《陶渊明诗集》和南宋本汤氏注《陶渊明诗集》,将书斋取名“陶陶室”。后来他又购得宋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一名《士礼》),遂取名为“士礼居”。清代学者周春,因为藏有宋本《礼书》和《陶渊明诗集》,名其室曰“礼陶斋”。后来,《礼书》不存,书室易

名为“宝陶斋”,最后,连《陶渊明诗集》也被迫卖掉,书室不得不改为“梦陶斋”。

以藏书目的为命名的,如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章钰,他将书斋取名为“四当斋”,表示嗜书如命,

为读而藏。“四当”这个典故则来自于宋代藏书家尤袤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以藏书方法命名者,如明代戏曲理论家、藏书家祁彪佳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八求楼”。“八求”即宋

代藏书家郑樵所总结的求书八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清代书法家、藏书家潘祖荫的“八求精舍”也是如此。

还有以藏书目的为命名的,比如清代学者徐乾学筑楼藏书,一日“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吾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世’”(《藏书纪事诗·徐乾学》)。可见,“传世楼”之名表示徐氏为传后代而藏书。

第四大类就是以所敬之人命名。宋代大儒程颐曾流传有“程门立雪”的故事,清人程大年尊程颐为师,遂名其室“立雪斋”。宋代文学家虞涛钦佩唐代诗人白居易,便名其室曰“尊白堂”;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极为推崇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为书斋命名为“白苏斋”;清代书画家许友师法宋代书画家米芾,为自己的书斋取名“米友堂”。

(据《北京晚报》)